蟠虺



○ 刘醒龙　（连载 21）

就在这时，郑雄再次收到余秘书的短信。短信中写的两句话，是通过与郑雄的接触后，“老省长”说的原话。

“破窑出好瓦，黄土埋贵人！”

余秘书在短信里还表达了显然是“老省长”的意见，青铜重器学会正式升格之前，必须将曾本之搞定，千万不能让曾本之有异议。

在同一时间里，两位重量级人物不约而同地提及，成立青铜重器学会要过曾本之这道难关，这让郑雄的心不能不沉重起来。

关书记察觉之后，马上转移话题，他刚刚听说，隔壁作家协会的一个作家，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龙王庙游泳时淹死了。郑雄没好气地回应，说这事是去年发生的，因为这所大院里年年都有非正常死亡的人，当时这一栋楼上的三个单位——文化厅、文联和作家协会闹得沸沸扬扬，都说要在门口放两只石狮子镇邪。

“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像是为了提振郑雄的士气，关书记将声调提高了八度，“天下叫龙王庙的地方很多，凡是叫龙王庙的地方，没有不神奇，也没有不出怪事的！长江与汉水交汇的地方为什么也叫龙王庙？昨天，有个猪脑子的人在报纸上有篇文章说，龙王庙的老龙王是在江堤背后的汉正街上做生意的那些人的保护神。读着读着，我就想起去年淹死的那个作家，想不到只隔一夜就听到关于他的怪事了。”

去年夏天，郑雄就听人说，关书记说的此人约了一批泳友去龙王庙一带游泳。这伙人个个都是专找激流险滩冲浪的好手，别人都没事，此人下水后就没见起来。按规矩习俗，上游沿江几十里淹死的人，首先到天心洲一带回水的地方捞尸，这里捞不着，就得去几十里之外的阳逻。阳逻捞不着的，就永远捞不着了。死者家里明里雇人捞，作家协会则暗里雇工捞，捞了三天，在天心洲捞起两具女尸，在阳逻捞起两只死猪。当时，作家协会作了决定，适时登报宣告人口失踪，三年之后再认定死亡。

关书记又笑郑雄只知开头，不知结尾：“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这种老习俗，单位不讲究，作家的家人却不肯放弃。私下里托人找到归元寺方丈，老和尚掐指一算，一口断定人还没走，还在龙王庙一带。按照老和尚的指点，天黑时分，家人拿上作家最喜欢的六十元钱一盒的黑黄鹤楼香烟，还有一年到头当茶喝的四元钱一瓶的金龙泉啤酒，在龙王庙江边摆着，大声喊他起来抽烟喝酒。喊了一阵，水面上除了江鸥圆舞、浪花飞溅，没有其他动静。家人又按老和尚说的，在江边摆上一桌麻将，东南北三方坐着一向与作家玩麻将的三个朋友，一齐冲着江水大喊：三缺一哟！话音刚落，江面上白浪一翻，一具白花花的男尸浮出水面不说，还随波逐流自动往岸边飘来。待捞起来一看，正是失踪三天的那位作家。那地方为什么叫龙王庙，我这一说谁都会明白。”

郑雄终于从先前的沉重中回过神来，将信将疑地说：“有这么神奇吗？是那些还没淹死的作家编出来的通俗故事吧？”

关书记说：“我也不信，早上一到办公室，就打电话问作家协会的书记，人家回答说百分之百真实，还说警察都到现场看过，法医鉴定什么的都在公安局存档了。”

郑雄想了想说：“说百分之百就假了，起码淹死的人不是作家，而是作家协会的杂志编辑。”

关书记说：“作家协会的人怎么不是作家？”

郑雄轻描淡写地回答：“你以为作家协会几十号人全是作家，够得上称作家的连零头都不够！就像我们文化厅，近两百号人，真正的文化人也只是个零头。”

郑雄知道关书记的脸色不会太好看，因为关书记调到文化厅之前，一直在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上班，所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让人办黑板报与文化沾点边。

柒

从郑雄出门上省委组织部起，曾本之就在书房里独自呆坐。

安静进去问他是不是有心事。一连两次，曾本之都说自己只是在参悟，没有任何其他事情。安静就专心招呼楚楚去了。客厅里的座钟报时八点钟时，曾本之似是突然兴起，拿出抽屉里两只刻有甲骨文的龟甲片开始卜卦。一连两次，卦象都是一样。按规矩，本不需要第三次了，曾本之还是再试了一次，结果与前两次一模一样。

曾本之说：“有客人要来！”

曾本之站在书房门口宣布时，安静还以为有人来过电话。

曾小安盯着曾本之手里拿着的龟甲片，既是提醒安静，也是反问曾本之。

曾小安说：“老爸，你会卜卦了？”

曾本之说：“研究甲骨文的人没有不会卜卦的。年轻时不太相信，人老了，能力下降，才想试试这些方法，看看能否弥补自己的某些不足。”

曾小安说：“就这奇丑无比的两片龟甲，能让你未卜先知？”

曾本之说：“凡事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”

曾小安说：“你觉得有客人来，就信了这卦？那可太好了，我相信自己明天去买彩票会中大奖。老爸，你替我问问这两片龟甲，看看是不是真的！”

曾本之说：“殷商时期的人卜卦，只占吉凶，不问钱财。”

曾小安说话的样子不像是撒娇，说的话却很调皮。

曾小安说：“那就换一个，求你问问这两片龟甲，你女婿明天出门会不会遇上车祸？”

因为生气，占了些时间，曾本之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安静在一旁责备曾小安。

安静说：“哪有这种做妻子的，莫名其妙地想着丈夫会出车祸！”

曾小安说：“我晓得天下的丈母娘都会心疼自己挑选的好女婿。我又没有说别的，只是想预测一下，是不是有大货车追他的车尾，或者是被侧翻的水泥搅拌车压着了车顶！车祸的事算我没说，让老爸预测人家明天能不能坐上外形像装甲车的越野车总行吧？”

曾小安这么说是有缘由的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星空与半棵树



○ 陈彦　（连载 99）

这下好，全打了水漂，外带一窝鸡娃也殒了命。老天爷弄啥都是有下数的，滚坡水咋就偏偏把他家猪圈鸡笼连窝端了？那都是报应。本来温如风把十七头猪崽和老母猪烫出来，做了些腊肉和灌肠，剩下的想跟村里人分了呢，毕竟不是发瘟症死的。谁知一村人竟然没几个好货，有的还烂嘴说，花如屏哭老母猪和猪崽，就跟被谁压住了叫床一样，整得可受活了。气得他把吃不完的猪下水全埋了，吃他妈的瘪哩，不如喂狗、肥田去！他倒是给安家送了一个整猪崽，毛刮得净净的，还外带了一块老母猪肋条肉。安北斗不要，他爹让收下了。事后他爹说：“存罐把人活背了，这肉得吃。将来让你娘拿东西再填情。人情礼往的，没人接他的茬，这人就活不成了。”

那天安北斗急急忙忙朝回赶，本来是想先给家里苫苫房顶的，他娘早喊叫灶屋和堂屋都漏，可温如风一屁股赖在后座上，加上风大，就有些骑不动。让温骑，他说腿让何黑脸踹坏了，吃不上力，他就把赖皮货蹬回来了。没想到，老鳖滩淹成那样，他又不得不帮着扒口子放水。等回到家，屋里已漏成水塘了，爹和娘都在朝房外舀水。

自这件事后，温如风倒是安宁了一阵。一来花如屏对那头老母猪和猪崽耿耿于怀，动不动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；二来收秋在即，温如风是不会让地里庄稼白白被糟蹋的。平常就数他地里扎的草人多，还都披着蓑衣，扬着鞭子，也的确能吓唬野兽和雀鸟。从大的形势上分析，这货近期是绝对不会出远门的。安北斗就回镇上等候其他安排，也想就此彻底摆脱温的牵绊。

镇上最近事也特别多。尤其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，不仅造成了几十户受灾面，而且把“点亮工程”也搞得七零八落，甚至形成了不少“黑洞”。好在全镇都没死人。因此，除派几个人在底下处理灾情外，其余干部，一律又去“点亮”了。南归雁要求，必须在半个月内重见光明。

安北斗尽管始终对这项工程有看法，但分了工，还是带人上山了。照说太阳能灯安装好后，除害怕偷盗与人为破坏外，一般刮风下雨是不受影响的。每个灯板底下都用水泥基座固定着一根钢管，努力找大树遮不住的地方露出头来。太阳能板是光控的，天一黑就亮，天一亮就灭。平常也能储存些能量，以备阴雨时之用。灯具的寿命一般在两年左右。可满山形成如此多的“黑洞”，一是安装时追求速度，导致一些钢管已东倒西歪；二是有些太阳能板自身质量不过关，已提前寿终正寝；三是狂风把好多树的枝干吹劈叉后，将灯柱砸倒、把灯板彻底覆盖了；还有一些地方垮了“鳖子”。安北斗带人一面山一面山地检查，有些不得不在晚上干，只有晚上才知道哪里“缺牙”。他一边检查一边在抱怨南归雁，彻底把北斗镇观天象的有利地势毁了。看着那些东倒西歪的钢管，他也恨不得再给几锤，彻底砸个稀烂。可他是带队来重新“点亮”的干部，就不得不把钢管再扶起来，用水泥灌注稳当，还得把太阳能板擦亮了，让它去对抗黑夜，遮蔽星月。

这狗日的活儿！

整整忙了半个月，七座山才完全恢复“点亮”。游客又陆陆续续来了。南归雁很是满意，就再次给他放假，让中秋节到县上跟一家人好好团圆去。

他实在有点不想去，也很是有些害怕节日了。可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。

那天晚上，月亮有些像舞台上唱戏的道具一样，挂在县城这个大瓮口的边缘上，圆得有点失真。瓮底城的河边，三三两两有谈情说爱的。县剧团这一晚也恰巧在演《天仙配》。他跟杨艳梅天撒黑时就到河边的两个石头上坐下了。

月亮升起来有点早，北斗镇已经没有如此皎洁的月色了，他看得有些喜悦，就咔咔嚓嚓拍了几张。杨艳梅很是不屑地把脸扭向一边了。那眼神、表情，他都能感到有点刺骨，但季节并没有到寒风侵袭的时刻。他还穿着 T 恤，那砭骨的蔑视甚至让他顿时有点满头大汗。

他是中午进城的。前天就发信息，问她中秋节是带着孩子回一趟北斗村，看看爷爷奶奶，还是他来县城。过了许久，她回了三个字：我上班。这冷冰冰的三个字，让他没有了进县城的勇气。可爹娘非让他去团圆不可，说家里咋都行。他娘甚至把见孙女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光各种动物造型的花馍就蒸了半口袋，是硬把他推出门的。杨艳梅的态度，又让他窝蜷在镇上不想动身。最后是南归雁下了命令：“你要重视家庭呢，中秋节必须去跟杨艳梅团聚。需要几天我都准假。”在说这番话时，似乎里面还套着什么话。他犟了一下，南归雁更为强制地说：“必须去，别跟我犟！”家里爹娘不让回，单位一把手又强令，他就只好来了。

仍然像上次那样，她并没有上班。听同事说，这几天她可能都不会来。在离开时，他感到背后有叽叽咕咕的议论声。回头一看，那几个护士又挤眉弄眼地散开了，他就感到有点怪异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

○ 徐则臣　（连载 91）

他是因为和她结了婚，户口才从鹤顶迁到了北京，变成了一个有北京身份证的人。在他们家的户口簿上，崔晓萱是户主，写在户口簿的最前面；第二页是点点的；杨杰最后进京，第三页才是他的。所以，哪天杨杰惹点点不高兴了，崔晓萱就跟女儿说，闺女，你爸要再惹咱娘儿俩生气，我们就把户口簿的最后一页撕掉，好不好？点点说，好。当然这是玩笑，不过玩笑说出的是真相。

杨杰不想跟她顶，地方不合适。他只点点头，表示完全正确。

“还有，”崔晓萱得理不饶人的劲儿又上来了，“当年可是你脱了鞋子追我的！”

杨杰难堪地摆摆手。此情况完全属实，他在北戴河的沙滩上，脱了鞋子追崔晓萱，就为了得到她一句准话，同不同意做他女朋友。他摆手不是赖账，而是不想让姑妈和姑父听见。活大半辈子了，什么情啊爱啊，听见了老两口会脸红。老两口本来站在柜台外面，现在退回到柜台里了，还装出专注清点货物的样子。

“好了好了，”杨杰说，“崔老师，我全认。我就奇怪了，你下了飞机不回鹤顶，跑花街来干什么？”

“不是听说你要来嘛。”

“闺女在呢，说正经的。”

“看房子。”

“看啥房子？”

“大和堂啊。”崔晓萱说，“我去看了，位置不错。风光带要是搞大了，大和堂装修一下，卖水晶产品稳赚。”

杨杰头皮开始发紧。“我不是告诉你，平阳家的房子我不要了吗？”

“告诉了啊，你说长安想要。”崔晓萱说，“我给易长安打电话了，我说对不起，房子我们还是打算留下来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么说！长安怎么说？”

“我这么说怎么了？这房子我想要了，犯法吗？他没怎么说。告诉完他我们想留着，我就把电话挂了，他都没来得及哼一声。”

杨杰在背光的地方痛苦地笑了。正确的行程应该是这样：崔晓萱和点点在南京下了飞机，杨泽或者杨泽派去的人已经等在禄口机场的出口，帮她们把行李箱拎上车，开车的如果不是杨泽，一定也是最可靠的司机，三个半小时后，她们到达鹤顶。必须要最好的司机。此刻她们早应该吃过了父亲做的淮海风味的晚饭，大煮干丝一定会出现在饭桌上，点点最爱吃这道菜。但事实上是，她们在花街，崔晓萱站在姑妈家的杂货铺门口给自己打电话。弟弟及时地发来短信：哥，嫂子要先去花街，只好从命。不知葫芦里要卖啥药。

杨杰回：明白。

其实他没那么明白，但说一点不明白也不对，这事肯定跟福小有关。鉴于老婆对福小的敌意，杨杰决定回避，别在花街上给自己找不痛快。他不记得是否跟崔晓萱说过，开车回淮海会捎带上福小，但他的确是先征求了她们娘儿俩意见，确认她们要飞才带上福小的。问题是，崔晓萱怎么知道车上还坐着另外一对娘儿俩？

从南边来了一群人，秦家四口和贾凡。天送只要妈妈抱。景倷子和秦素文哪知道中间的弯弯绕绕，上来就感谢。感谢杨杰，感谢崔晓萱，感谢点点，连老歪两口子都感谢上了。福小向崔晓萱和点点问好，向老歪夫妻俩问好；让天送也向他们问好，天送只用鼻子哼了哼。崔晓萱连哼都没哼。她行事素来果决，看不上的人正眼不瞧一下；若是你不幸喜欢她，她会真诚地告诉你：你喜欢我哪一点，我改还不行吗？问题是，她并非看不上福小，而是憋了一肚子邪火。抢先收养了天送，这一条崔晓萱肯定一辈子都过不去。杨杰对福小莫名其妙的心疼和照顾，崔晓萱没敌意也不可能；她拿不出他们暧昧的证据，但她以女人的直觉担保，他们的关系三两句话绝对说不清楚。搞不清对方是敌是友的时候，崔晓萱习惯的做法是，先视其为假想敌。她不能让福小好看。

可是，在花街此刻颇具朦胧美感的古老街道上，福小还真的挺好看。（后来崔晓萱又否认了花街之美，哪有什么美感，她说，整条街就是个没封盖的棺材。）福小抱着孩子站在那里，脸上挂着糖果店售货员一般训练有素的微笑（在福小漫长曲折的求职生涯中，的确卖过糖果，不过不在糖果店，而在河南一家商场的糖果柜台上。商场的老总要求所有售货员面对顾客都要微笑，如同见到亲人），香甜，宁和，笃定，有种沧桑阅尽之美。这种美跟容貌和服饰无关，它从内心里抽象出来，然后弥漫在五官和眉眼里，举手投足，动作的节奏和幅度都忠实地传达出此种美的气象。崔晓萱对此当然不陌生，她就是干这个的。即使抱着孩子，一脸长途跋涉的风尘和疲惫，福小让花街的夜晚亮起来的美，她看得一清二楚，比在北京时看得更清楚。要命的是，福小的美是亚光的，底子厚实，仿佛有深远的来路。崔晓萱又不高兴了。

“杨杰，”她走到老公身边，家常地挎住了老公的胳膊，声音像妻子一样温柔甜蜜，“我都想好了，咱们装修大和堂时，要请老邱，他可是清华美院搞设计的最牛的教授。”

杨杰没吭声。

“这事交给你了，他是你朋友。”

“哪个老邱？”

“就清华大学的那个呀。特爱吃芥末鸭掌的那个。”

杨杰有很多爱吃芥末鸭掌的朋友，但这些朋友里没有一个姓邱的。“回头再说。”

“别回头呀，待会儿就给他电话。”

杨杰对着老歪的杂货铺咧了咧嘴，连个自嘲的笑都挤不出来。大姑妈站在店门口开始招呼：“晓萱，帮姑妈看看这黄鹤楼烟的商标真的假的。这年头人都争着抽贵的，就跟真有了钱似的。烧的。”崔晓萱只好过去。杨杰没使任何眼色，但姑妈会了意。这也是杨杰多年来一有空就往花街跑的原因之一，姑妈比母亲更了解他。小时候姑妈对他说，你翘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粗话就是实在。

感谢完了，寒暄结束，秦家的人回去了。贾凡捏着车钥匙问：“杨哥，怎么说？”

杨杰摸了一支烟叼在嘴上。“你说的？”

（未完待续）